

赏析《茉莉》

天界

夜幕下,我与自己小声交谈。
屋子里的光线从一側窗
向另一側窗。
茉莉是小小的花蕾。
小的,针尖的,
湿的,白的。
窗台上掉落的花瓣,
黑暗扫荡了她,
黑暗接纳了她。
她不再是一朵花。
当她小的,针尖的,
湿的,白的,
我看着她。
我找到了交谈对象。

当我们不满足于传统诗学中相对单线条的场景和意境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或许便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特性。海德格尔认为生存在世界上的“人”,必将通过情绪、领会、语言等方式与各色各样的物事打交道,世界也就在这种展开中同时成为人的舞台。这种展开,和中国传统哲学并没什么多大区别。

但《存在与时间》从“此在”出发追问存在的意义,把时间看成此在存在的境域,对“此在”、“世界”以及“在之中”的阐释都是依据“时间性”来进行的。“在之中”不是一物现成地在另一物之中,不是空间上的在。而是突出“在之中”的过程性。存在不是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属性,而是“去存在”

的种种可能性,并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

冰水这首诗为《茉莉》。一开始并描述出一种自身存在的孤独性。光线是被她捕捉住的第一个奇妙的场景,增加了诗的神秘性和提供诗出现的元素。从诗学角度来说,冰水对诗意的捕捉能力和呈现能力相当敏锐。

当然,这只是身临其境的一个开始。

茉莉是小小的花蕾。小的,针尖的,湿的,白的。这些命名和形态指定,精准而带着语言的暴力。一朵小小茉莉,突然被她提到了诗的风暴中心。又以闪电一样的光让它迅速登场——窗台上掉落的花瓣,黑暗扫荡了她,黑暗接纳了她。此时,当读者还沉浸在风暴般的语言和陌生化镜像里,还没反应出它和她之间的关系,冰水已经早一步进入了“在之中”。并在预设的陷阱里开启了一扇天窗。

传统诗学的物我两融,是一种最高境界。王维提过,王国维也提过,《文心雕龙》提过,《二十四品诗》也提过。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不同而已。——这就是一开始提到的相对单线条的场景和意境跟西方诗学带有明显生命、意识、死亡、存在的哲学思维不同之处。

她不再是一朵花。当然,它也不再是一朵花。她们只是在

某个时间点碰巧遭遇的两个生命。都具备声音和语言能力。她们都是一种来自肉体的精神产物。掉落的花瓣,以及与自己小声交谈的冰水。她们处在夜幕下,共同领悟着的存在性和时间性。她们都是孤独的。

那么,我们可以反存在吗?当然可以。

当她小的,针尖的,湿的,白的,我看着她。我找到了交谈对象。——她在“在之中”找到了“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但我们并不知道,冰水是否通过最后的交谈对象,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或者,另一种自我消解的意义。当然,我们更不知道这是冰水特意留下的悬念,还是诗学上的一种止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冰水的《茉莉》找到了一个诗学话题并提供了一个很好范本。哲学的,诗艺上的话题。一首诗的诞生,往往出现两个甚至多个“我”。他们不是分裂的,而是隐藏和显露。他们之间相互对话,争论,最终达成一致或质疑。这是一个必然存在的诗学问题。另外,冰水善于用陌生化手法和对应的意象来处理一些细小的环节。用冷性的外表,包裹内心的火焰。她是危险的。——然而,任何语言、意象、词语上的思考和选择,都是令人迷恋的一件事。一个优秀诗人,如果不在语言的悬崖上奔跑,就不会在想象的天空舞蹈。

的性格,但同时也流露出他的内心对现实的纠结与不满。

宝庆元年(1225),太师右丞相史弥远假造圣旨,擅自废立,逼君王赵竑自缢于湖州衙中,大肆残杀无辜,制造了历史上震惊全国的“雪川之变”。时年,张道洽才二十一岁。他在与朋友方回谈咏梅诗之寓意时,多次忿忿不平地说:“开禧、嘉定、宝庆、端平以来无公论。济邸之冤,诸老大儒能言其末而不究其本,纲常泯灭,世道沦胥,宋氏之亡,实由于此。”对此,方回劝道:“痘根疗证,愈深愈固,此淳乎天理之公论,惟君一人能言之?”并认为张道洽这种孤芳自赏、拔于流俗的性格,必定不容于当权者。

宋·咸淳戊辰(1268),张道洽因为一夕饮醉,明发弗兴,视之卒。

张道洽的梅花诗有 150 首收录于《宋百家诗》,有 36 首存于《瀛奎律髓》。元代方回称赞张道洽的梅花诗“篇有意,句有韵”“圆美精熟,无语不平淡,而豪放之气,自不可掩。至清洁而无埃,至和平而不怨”,欣赏其梅花诗风格“篇篇有味,虽不过古人已言之意,然纵说、横说,兴口、信手,皆脱洒清楚”。

今天,在他的故乡——中村乡张村,随处可见的梅花灯、梅花树、梅花主题文化墙、梅花园,都是这里的人们对他美好最深情的怀念。



月亮灯 汪礼成 摄

《追风筝的人》读后感

姚瑶

提起阿富汗,你会想到什么?贫穷、无休止的战争。提起风筝,你又会想到什么?阳光明媚、自由飞翔。《追风筝的人》,一个发生在阿富汗的故事,大概是我今年读过的最触动人心的一本书了。

自小生活优越的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他的仆人哈桑从小一起长大,情如手足。阿米尔的父亲,几乎把哈桑当成另一个儿子对待,父亲不喜阿米尔的胆小懦弱,却欣赏哈桑的正直勇敢,这些都让阿米尔心中不快,他自幼失去母亲,父亲就是他的全部,他不能接受父亲将哪怕是一丁点的宠爱分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还是他家中的仆人。带着这种纠结、矛盾的心里,在那个阶级分明的年代,阿米尔自认内心从未将仆人哈桑当成自己的朋友,可和哈桑在一起的时光又是那么的快乐,哈桑无条件地服从他、追随他、包容他,是他最忠诚的伙伴。在别人嘲笑哈桑卑微的身份、丑陋的外貌时,阿米尔总是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甚至打从心里瞧不起哈桑,而在阿米尔被人欺负的时候,哈桑却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保护他,哪怕自己也同样的弱小。哈桑的一句“为你,千千万万”令人鼻头泛酸,这是一种怎样单纯、执着、坚定的信仰啊!

每年冬天,在阿富汗都会有风筝大赛。赛风筝的时候,哈桑是阿米尔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为他满街满巷地追逐风筝。然而在一次风筝大赛中,阿米尔赢得了冠军,向父亲证明了自己,而哈桑却在为阿米尔追风筝的时候出事了,阿米尔眼睁睁地目睹了哈桑被凌辱的全过程,却只能躲在角落,没有勇气站出来,如同哈桑往日为他做的那样。阿米尔无法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受尽良心的折磨,无法面对哈桑,尽管哈桑对他一如从前。最终,阿米尔用了卑劣的手段诬陷哈桑偷东西,将哈桑从家里赶了出去。

不久之后,战火点燃了阿富汗的土地,阿米尔和父亲踏上了离乡逃亡之路,阿米尔不再是那个衣食无忧,还有仆人跟随着的

少爷。坚强的父亲带着他在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有些贫穷,但他按部就班地读书、结婚,一切看起来好像平淡又简单,然而心底深处的那个秘密,却始终折磨着他的良心。

父亲去世后,一通来自阿富汗的电话,揭开了一个本应随着父亲一同离去的秘密。原来哈桑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父亲自幼对哈桑的好,是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而赎罪。哈桑原本可以拥有和他一样的衣食无忧的童年,而不是一个身份卑微的仆人。哈桑在阿米尔和他的父亲离开阿富汗以后,回到了他们原本居住的屋子,一直守护在那里,他坚信有一天,阿米尔会回来,他要为阿米尔守护好家园,他依旧住在仆人的房子里。哈桑最终没能等他心心念念的阿米尔少爷,却为了守护主人的屋子,和妻子双双死在了塔利班的枪下。阿米尔得知哈桑年幼的儿子下落不明,终于下定决心,不顾纷飞的战火,执意前往阿富汗,找寻自己的侄子索拉博。最终,阿米尔历经千辛万苦,几乎丢了性命,终于将身心都饱受折磨的索拉博解救出来,走上了“再次成为好人的路”,心灵得到了救赎。

书本中将人性的善良、软弱、自私、虚伪表现得淋漓尽致,战争的残酷、塔利班的残忍,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和平地区的人无法想象的。在哈桑面前,会有许多关于人性的反思,文中多次出现的风筝,或许有着不同的寓意,哈桑追的风筝,是他的信仰,是他的单纯与善良,哈桑用生命守护了他的风筝,至死都在维护着他的阿米尔少爷;阿米尔在追的风筝,是他丢失的良知,是他的自我救赎,阿米尔最终追到了风筝,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而我们,是否也有自己追逐的风筝呢?

就如同书中说的那样:“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心中的风筝到底在什么地方,人生错过就不会再得到,也许我们会忏悔,会救赎,但这些似乎都已经晚了,每当天空放飞起风筝的那一刻,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张道洽：字字是梅花

——读《张道洽梅花诗百首》

张蓓

《张道洽梅花诗百首》是一本纤巧、细薄的诗集,辑录了南宋诗人张道洽的百余首梅花诗。诗集的封面,是延绵的青山映衬着遒劲的老梅桩,以及盛开的鲜艳灿烂的红梅;封底,则是一树白梅洁净清雅地凌寒怒放。设计风格颇具诗意。

张道洽(1202~1268),字泽民,号实斋,珠山(今中村乡张村)人。作为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他一生都在寻梅、探梅、访梅、嗅梅、咏梅,以 300 余首梅花诗获封“梅花诗人”之雅号。张道洽的梅花诗,在内容上形式多样,有岭梅、干叶梅、照水梅、瓶梅、墨梅、寻梅、折梅、嗅梅、仿梅、忆梅;在艺术创作上清洁、平和、随意而发真性情。

“癖爱梅花不可医,开教探早落教迟。欲知无限春风意,尽在相将暮雪时,竹屿烟深寻得巧,茅檐月淡立成痴。梦骖鸾鹤相寻去,题遍江南寺寺诗。”为了探寻梅花,他可以踏遍竹坞深山,题遍江南的名寺古刹。就连做梦都梦见自己驾马车,乘鸾鹤去寻梅。

“地僻何妨绝供给,饥来只用咽寒香”“醉后唯愁落花影,青鞋不敢近花行”身处偏僻的绝境,没有供给,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能闻着梅花的清香,就好了;酒喝醉了,不敢亲近梅树,深怕自己带着尘土的青鞋,沾污了梅花的洁净高雅啊!诗人把自己一生的心血、爱恋,都

倾注在对梅花的无限深情眷恋上。

宋·端平乙未(1235),三十一岁的张道洽高中进士,初授广州参军,经常往返于大庾岭与罗浮山。大庾岭为古代赴广州的交通要道,唐玄宗时,官至尚书右丞相的张九龄,曾于此督促所属开凿新路,广植梅花,故又称“梅岭”。而罗浮山为岭南四大名山之一,亦因梅花而闻名于世。因张道洽经常往返路经此地,每逢梅开,必留连品赏,由此一生与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梅花诗序》中这样写道:“予官万里之外,盖常道罗浮山下,登广平堂上,岁寒心事,於梅最深!”

开庆元年(1259),隆冬。诗人归舟载月,旅途拜谒曲江祠,挹其风度,得《咏梅》诗数首。“苔封鹤膝枝,流水绕疏篱。一白雪相似,独青春未知。风流不俗韵,恬澹出天姿。霜月娟娟夜,吾今见所思。”曲江,是唐代名相张九龄故里,曲江祠正是为张九龄而立。诗人对这位一代正人的高风亮节,早已敬佩久矣!路过曲江时,特地前往拜祭,并酌取梅花之风姿精神写入诗中,既赞誉古人,亦是自标。

张道洽的一生,际遇坎坷,怀才不遇。他在众多的《咏梅》诗中写道“园林千树秃,篱落一枝横”“肌肤姑射白,风骨伯夷清”“点俗那能染,孤芳只自知”“每留孤鹤伴,不遣一蜂知”“不随千卉艳,独负一身清”,既展示了自己淡泊高远、不随流俗